



册府元龜
卷之二百二十七
至三十九



13
849
80



43
849
80



冊府元龜

列國君部

嗣襲第二

晉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成王封叔虞於唐
故曰唐叔虞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為晉
侯晉侯子寧是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
侯子福是為厲侯厲侯子宣曰是為靖侯靖侯已來

淮南李嗣京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靖侯十八年卒子釐侯司徒立十八年卒子獻侯籍立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條晉地十年伐千畝有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意取能成生少子名曰成師師服曰夫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讐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子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無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為文侯三十五年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

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靖侯庶孫欒賓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眾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未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歸還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鰻代桓叔是為曲沃莊伯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都為君是為鄂侯鄂侯

六年卒曲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為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是為曲沃武公弑其君隱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廷有翼鄆邑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韓萬曲沃桓叔之子莊伯弟曲沃益疆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公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侯晉侯二十八年曲沃武

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三十八年公稱者先穆侯曾孫也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武公伐晉二歲卒于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立獻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西戎之別驪山也驪姬弟俱愛幸之八年士蔿說公曰士蔿晉大夫故晉之群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晉殺

諸公子而城聚都之

聚晉邑

命曰絳始都絳十二年驪

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

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

蒲今蒲版屈北屈皆在河東一日蒲今平陽蒲子縣是

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

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

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

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繆公夫人重

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

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

遠此三子十九年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

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黜

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

之妾自殺也驪姬佯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

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

子速祭曲沃

齊姜廟所在

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

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

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

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

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

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

與犬犬死與

小臣小臣死

小臣官名掌陰事今闕士也

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

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母子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城新城曲沃也新為太子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為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可也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怨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此時重耳夷

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請殺太子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賈逵曰賈華晉右行大夫屈潰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可韋昭曰冀芮晉大夫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疆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驪姬姊生卓子二十六

夫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
 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為之驗於是遂屬
 奚齊於荀息荀息為相王國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內
 重耳以三公之子之徒作亂邳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謂荀息
 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負先
 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於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
 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卓子而傳之荀息立卓子
 而葬公十一月里克弒悼公于朝列女傳曰鞭殺驪姬於市荀息
 死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
 入卻芮御克祖又從夷吾者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言國非已有何愛而不以

略

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

能得民不患無上

齊隰朋帥師

會秦師納晉惠公惠公立十四年卒太子圉立是為
 懷公懷公初質於秦惠公病亡歸秦怨之乃求公子
 重耳欲納之秦穆公乃發兵送重耳使人告欒郤之
 黨為內應殺懷公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
 秦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
 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卻
 之屬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
 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立九年卒子襄公歡立
 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晉國數有患難

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嬴嬖於二君

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

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嬴賤班在

九人下

班次也

其子何震之有

震威也

且為二君嬖淫也

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賤也母淫子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也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殺楊處父

此時賈佗為大師陽處父為太傅

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

歲秦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

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

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

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

此太子

出朝則抱以適

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

受其賜不材吾怨子

怨其教導不至

今君卒言猶在耳

在宣子之

耳而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能乃

背所迎而立太子夷臯是為靈公十四年靈公壯厚

欽以雕墻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趙盾使趙穿

迎襄公弟黑鬻于周而立是為成公成公者文公少

子其母周女也七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十九年夏

景公病立其大子壽曼為君是為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多外嬖姬欲盡去群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八年樂書中行偃弑厲公使人迎公子周一作糾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末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為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初樂武子既弑厲公使智武子彘恭子如周迎悼公康午大夫迎于清原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且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而不材是穀不成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

也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也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若欲奉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及易民嘗亦在今日圖之進退願繇今日大夫對曰君鐘撫群臣而大庇廕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吏辱君之允令敢不承業乃盟而入即位十五年卒子平公彪立二十六年卒子昭公夷立六年卒子頃公去疾立十四年卒子定公午立三十七年卒子出公鑿立出公立十七年年表云十八年或云一十年知伯與韓趙魏共分范仲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

病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哀公大父雍晉昭侯少子也號為戴子戴子生忌忌生哀公哀公十八年卒子幽公栢立十八年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為烈公二十七年卒子孝公頎立十七年卒子靜公俱酒立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而三分其地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織玄鳥墮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錫爾阜游爾後

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

賜之玄圭妻以姚姓之女也

大費

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舜賜姓

嬴氏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

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

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大

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

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

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其玄孫曰中

滴一作滑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

力虎兒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才力事紂惡來革早死

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皐旁皐生大凡大凡生大駱
太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非子居
大丘居槐好馬及畜養息之大丘人言之周孝王孝
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為大
駱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駱妻生子成為適申侯乃言
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為戎胥軒妻生中湣以親
故歸周保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太駱妻生適
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為王王其圖之於是
孝王曰昔柏翳為舜王畜畜多息故有上賜嬴姓今
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今天水

西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

子為駱適者以和西戎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
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秦仲立三年周厲王
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大駱大丘之族周
宣王即位秦仲之十八年也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
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二年死於戎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也
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
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
其先大駱地大丘并有之為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
西戎丘生子三人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

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西戎讓其弟襄公
襄公爲太子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西
戎夫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而秦襄公將兵
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維邕襄公以兵
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十二年卒子文公立
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賜謚爲蟬公蟬公之長子爲
太子是文公孫也五十年文公卒蟬公子立是爲寧
公十二年卒生子三人長男武公爲太子武公弟德
公同母魯姬子生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
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爲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共令

人賊殺出子出子生五歲立六歲卒三父等乃復立
故太子武公二十年武公卒立其弟德公德公生三
十三歲而立立二年卒子三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
少子穆公宣公立十二年卒立其弟成公成公立四
年卒立其弟穆公任好三十九年繆公卒太子瑩代
立是爲康公康公立十二年卒子共公立共公立五
年卒子桓公立桓公二十七年卒子景公立景公四
十年卒子哀公立三十六年卒太子夷公早死不得
立立夷公子是爲惠公惠公十年卒子悼公立十四
年卒子厲公共立三十四年卒子躁公立十四年躁

公卒立其弟懷公懷公四年庶長龜與大臣圍懷公
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
子之子是爲靈公十年卒立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
季父悼子是爲簡公十六年卒子惠公立十三年卒
子出子立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
西而立之殺出子二十四年獻公卒子孝公立二十
四年卒子惠文王立二十八年卒子武王立四年武
王死立異母弟是爲昭襄王卽昭王也昭王四十年太子
死四十二年以次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
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爲正夫人號曰華

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
曰夏姬母愛子楚爲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
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
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
可居以此子楚方財貨也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
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
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
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太子竊聞安國君
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
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父

質諸侯卽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長
子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奈
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
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遊事安國君及華
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
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進用
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遊秦
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
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嘗曰楚也以夫人爲天
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

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
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
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
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
以繁華時樹本卽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
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
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
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乘太子間從容言
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
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爲適嗣以托

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饋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鈞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徐廣曰十月也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

六年卒太子安國君立是為孝文王即位三日卒子

莊襄公立四年卒子政立是為秦始皇帝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

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世本云老童生重黎

及吳回譙周曰老童即卷章也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

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祝大融明也一日祝始也共工氏作亂

高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

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

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生焉于寶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醜允南通才

達學情該數理者也作古史考以為作者妄記廢而不論余亦尤其生之異也然案六子之世子孫有國

升降六代數千年間造至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
 乎若夫前志傳修已背坼而生禹簡狄曾剖而生契
 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
 氏生男兒從右膝下小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
 合母子無恙斯蓋近事之信也以今况古固知傳記
 者之不妄也天地絃為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繁
 以常理乎詩云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
 古之婦人常有坼腹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
 者故美其 其一曰昆吾 昆吾名樊為巴姓封昆吾二
 無害也 世本曰昆吾者衛是也

曰參胡

世本曰參胡者韓是也

三日彭祖

名翦為彭姓封於大彭世本曰彭祖者彭

城是也

四曰會人

世本曰會人者鄭是也

五曰曹姓

世本曰曹姓者鄭是也

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
 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
 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 孫簡曰一作祖 附沮生宄熊其後中

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
 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
 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
 武勤勞之後嗣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田姓芊氏
 居丹陽楚子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顛熊顛生熊勝
 熊勝以弟熊楊為後熊楊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
 周夷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
 間民和乃興兵伐庸 庸今上庸地 楊粵至於鄂熊渠曰我
 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句為疊王
 今江陵也 中子紅為鄂王 九州記曰鄂今武昌 少子執鹿為越章王

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
代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母康即渠之長王母康早死熊渠

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熊延

生熊勇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為後熊嚴十年卒有子

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虐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嚴

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為熊霜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

仲虐死叔堪亡避難於濮建寧郡南有卜夷而少弟季徇立

是為熊徇二十二年卒子熊罟立熊罟九年卒子熊

儀立是為若敖二十七年卒子熊坎立是為霄敖六

年卒子熊响立响音舜是為盼冒十七年卒盼冒弟熊

通弒盼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五十一年卒子文

王熊貲立始都郢十三年卒子熊羆立羆古是為林

羆林羆五年欲殺其弟熊暉暉奔隋與隋襲殺林羆

代立是為成王立四十六年欲立公子職緇公子商

臣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

為穆王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二十三年卒子共王

審立三十一年卒子康王昭立十五年卒子員立是

為邲敖康王龐弟公子圍子比子晳棄疾邲敖三年

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

鄭道聞王疾而還圍入問王疾絞而弒之圍立是為

靈王靈王自殺公子棄疾卽位爲王十一年使蕩侯等圍徐以恐吳靈土次於乾谿以待之十二年春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公子比公子棄疾作亂入殺太子祿立子比爲公子皆爲令尹棄疾爲司馬靈王獨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遂死於芋尹申亥家是時楚國雖立比爲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五月乙卯夜棄疾使船人楚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君蚤自圖無取辱焉初王及子皙遂自殺棄疾卽位改名熊居是爲平王平王二

年使費無忌如秦爲太子建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王聽之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爲太子娶無忌又讒太子建建奔宋十三年卒太子珍立是爲昭王二十七年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夭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爲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又讓次弟公子閭五讓乃後許爲王將戰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閭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群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一作壁迎越女

之子章立之

閉塗不通外使也
越女昭王之妾

是為惠王然後罷兵

歸葬昭王惠王五十七年卒子簡王中立二十四年
 卒子聲王當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款立二十
 一年卒子肅王臧立十一年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
 是為宣王三十年卒子威王熊商立十一年卒子懷
 王槐立三十年秦昭王遺楚王書曰願與諸王會武
 關西相約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懷王往會秦昭王昭
 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
 關遂與至咸陽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立
 太子橫是為頃襄王頃襄王三年懷王發病卒於秦

三十六年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是為考烈王三
 十五年卒子幽王悼立十年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為
 哀王哀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
 自立負芻為王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
 王負芻滅楚名為楚郡云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
 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
 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嘗允嘗之時與吳王闔閭戰而
 相怨伐允嘗允嘗卒子句踐立及為越王句踐句踐
 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

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疆立王無疆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而越以此散諸侯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世子而宣王之庶弟也年表云母弟

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於鄭封三十三歲百姓皆

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幽王八年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

說幽王時王室多難桓公問太史伯日子安逃死乎

太史伯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桓公於是卒

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號鄧果獻十邑竟國之十邑衛號

鄧鄆敵丹依二歲犬戎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

是為武公二十七年卒子寤生立是為莊公四十三

年卒太子忽立是為昭公初祭仲有寵於莊公莊公

使為卿公使娶鄧女生昭公忽故祭仲立莊公又娶

宋雍氏女生突雍氏有寵於宋為宋正卿故曰有寵宋莊公聞

祭仲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

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詐突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

公出奔衛突立是為厲公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公

惠之陰使其壻雍糾欲殺祭仲糾妻祭仲女也告祭仲祭仲乃殺雍糾戮之於市厲公無奈祭仲何出居邊邑曰櫟遂居之祭仲迎昭公忽復入鄭即位自昭公為太子時惡高渠彌及昭公即位渠彌懼其殺已三年冬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亶為君子亶為君謚號子亶為君

亶元年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子亶往會子亶自齊襄公為公子時嘗會闔相仇子亶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亶高渠彌與祭仲謀召子亶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為鄭子鄭子十四年厲公在櫟

使人誘劫鄭大夫傅瑕要以求入瑕殺鄭子而迎厲公厲公自櫟復入即位厲公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卒子文公躋立初文公子蘭出奔晉蘭鄭穆公從晉文公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於東晉東界鄭石田父侯宣多迎以為太子以求成于晉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姑姓乃后稷之元妃姑姓之女為后稷妃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毋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為太子晉兵乃罷去子蘭立是為繆公二十二年卒

子夷立是為靈公元年子公弒靈公鄭人立靈公庶弟公子堅是為襄公十年卒子悼公潰立二年卒立其弟踰是為成公十四年卒子暉立是為釐公釐公五年鄭相子駟使厨人藥殺釐公年表云子駟使立賊夜弒愍公釐公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為簡公三十六年卒子定公寧立十三年卒子獻公蠆立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八年鄭人弒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為共公二十年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為緡公年表云鄭人立幽公于駘緡或作繚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年子

陽之黨共弒緡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君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併其國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臯狼或云臯狼地名在西河臯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見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驪騮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繇此為趙

氏自造父而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公仲爲宣王御
奄父生叔帶幽王無道叔帶去周如晉始建趙氏于
晉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夙生共孟
共孟生趙衰趙衰生盾盾生朔朔生武武生景叔景
叔生趙鞅是爲簡子簡子生母卹母卹母賤翟婢也
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母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
藏寶符於掌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掌山上求無
所得母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母卹曰從掌
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母卹果賢乃廢太
子伯魯而以母卹爲太子是爲趙襄子趙襄子以爲

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
武公周周先死乃取周子浣立爲太子是爲獻侯十
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六年魏韓趙皆相立
爲諸侯九年烈侯卒弟武侯立十三年卒趙復立烈
侯太子章是爲敬侯十二年卒子成侯種立二十五
年卒太子肅侯立二十四年卒子武靈王立十六年
王遊太靈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瑟而歌異日王飲酒
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異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女娃
羸孟姚也甚有寵生子何二十七年大朝於東宮傳
國立王子何以爲王是爲惠文王武靈自號爲主父

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惠文王十三年王父死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二十一年王卒子偃立是為悼襄王九年卒子幽繆王遷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立七年秦人攻趙趙王遷降流於房陵秦既虜遷趙之二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年秦進兵破嘉遂滅趙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畢在長安縣西北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霍耿勰滅

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為大夫而畢萬之世彌大循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武子生悼子魏悼子徙居霍悼子生絳絳生羸羸生獻子獻子生魏侈侈之孫曰魏桓子桓子之孫曰文侯都世太作斯文侯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為諸侯三十八年文侯卒子擊立是為武侯十六年卒子瑩立是為惠王三十年以太子申為上將與齊人戰齊人虜太子申三十二年以公子赫為太子三十六年惠王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二十三年卒子昭王立十九年卒子安釐王立三十四年卒太子增立是為景湣王十五年卒子

王假立王假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以為郡縣

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

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為韓氏韓厥卒子

宣子代立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卒子簡子代立

康子代康子卒子武子代武子卒子景侯彪立景侯

六年與趙魏俱列為諸侯九年景侯卒子列侯取立

十三年卒子文侯立十年卒子哀侯立六年韓嚴弑

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十二年卒子昭侯立二十六

年卒子宣惠王立二十一年卒太子倉立是為襄王

十一年大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蟊虱爭為太子時蟊

虱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蟊虱亡在楚楚王欲內之

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

室之都雍氏之旁莊陽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

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蟊虱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

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秦本紀後元十三年周赧王三

年楚懷王十七年秦昏王十二年皆云楚圍雍氏紀

年於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韓宣子卒秦取韓共敗

楚屈焉又云齊宋國煖棗皆與史記年表及田完世

家符同然則此卷所云襄王十三年韓咎從其計以

上是楚後圍雍氏赧王之十五年事也又說楚韓求

圍雍氏以下楚前圍雍氏赧王之二年事也韓求

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日子以秦為

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仲殆不合矣公仲日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祖者守之習之謂也故智猶前時謀計也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析而入於楚韓固與其國也是秦孤也不如出兵以待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拔宐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至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楚遂與公乘楚弛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竊為公患之司馬康一作唐二反於郢甘茂與昭魚楚相遇於商

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東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甘茂傳曰楚懷王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不肯救甘茂為韓言之乃下師於殺以救韓也又曰周赧王十五年韓襄王十二年秦擊楚斬首二萬敗楚襄成殺景缺周本紀赧當年之後云楚圍雍氏此當韓襄王十三年魏哀王十九年祀年於此亦說楚入雍氏楚人敗然耳時張儀已死十年矣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芋戎號新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虱也公何不為韓求質於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蟣虱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

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謂秦求質于於楚楚不聽結怨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虱旨不得歸韓韓立咎爲太子十六年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爲釐王二十三年卒子桓惠王立三十四年卒子王安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爲潁川郡

齊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物莫能爾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班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爲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爲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勉而立佗爲厲公厲公旣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爲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爲陳大夫莊公卒子宣公立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桓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使爲公正完卒謚爲敬仲仲生穉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

字為田 始食采地繇是改姓田氏 田穉孟夷生潛孟莊 一作潛孟

莊生文子須無須無生桓子無字無字生武子開與

釐子乞乞為齊相專齊政乞生寧是為成子成子卒

子襄子盤 一作盤 代相齊襄子卒子莊子自立莊子卒

子太公和立和遷齊於海上食一城以光其先祀三

年和與魏文會濁澤 康公之十六年 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

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

許之康公之十九年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二年和

卒子桓公午立六年卒子威王因齊立三十六年卒

子宣王辟疆立十九年卒子湣王地立四十年湣王

為相洹齒所弑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家庸洹

齒既以去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

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於是

莒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十九年卒子建立四十四

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

王建遷之共 河南有共縣

冊府元龜 卷之二百三十七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門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列國君部

智識 謀畧 任謀

智識

夫智周物表識洞機先持世保民前訓之謂明哲安
時利物君子用為謀猷則列土之君享國之主任用
靡失法令罔愆勵勤王之誠廣先世之業封疆不擾

冊府元龜

列國君部

卷之二百三十七

兵賦自疆則智識之有餘而思慮之無忽者也

鄭莊公以魯隱公十一年七月會齊侯隱公伐許庚

辰傳於許傳于許城下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

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

矣雖君有令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伯鄭伯使許大

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

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惟是一二父兄不

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

使餬口於四方其况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

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獲鄭大夫公孫獲若寡人

得歿乎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

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婚媾其能降之相

從也降心以相從無滋他族實逼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

土也吾之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禋祀許乎寡

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

圍邊垂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有器用財賂無寘

於許我死乃亟去之曰吾先君新邑於此此今河南新鄭舊鄭

在京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獄

之冑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

鄭莊公於是乎有禮

楚文王以魯莊公十七年卒初申侯申出也姊妹之子有出

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

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從我取從我求我不以女

為罪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後人謂嗣君也求多於女謂以禮義大望責之

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政狹法政

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魯僖公七年鄭殺申侯

子文聞其死也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

已

秦穆公時晉殺平鄭平鄭奔秦平豹平鄭之子言於秦伯曰

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大主秦也小怨

里平公曰失衆焉能殺謂殺里平之黨違禍誰能出君謂豹辟禍也

楚成王時晉公子重耳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

之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

子况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母讓此天開

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

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

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

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

司馬法曰從遜不過三舍九十里也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

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

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

莊王伐宋晉文公殺宋楚子入居王於申申在方城內故曰申

使申叔去穀僖公二十六年申叔茂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

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晉侯生十七年而亡十九年而反凡

此四十年至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

矣天假之年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故曰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懷呂卻

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無求過分軍志兵書又

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

子玉使請戰王怒少與之師楚師敗績魯宣公二十

年及晉師戰於邲晉師敗績楚子次于衡雍潘黨曰

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上

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

所知也夫止戈為武文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

載櫜弓矢載藏也櫜韜也詩美武王能誅滅暴亂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允王保之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作武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

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武頌篇名耆致也言武王謀計致定其功其三曰鋪

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三三篇鋪布也繹陳也時是也思辭也頌美武王能布政陳

求定安也其六六篇綏安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六六篇綏安也屢數也言武

王既安天下數致豐年此三六之數夫武禁暴戢兵

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篇此武德故使子孫無忘

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七德

其章若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使我二國暴露骨矣觀兵以威

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存焉得

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疆爭諸侯何

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

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

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

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

以懲淫慝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也而民

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乎祀於可作先君宮

告成事而還

晉文公敗楚於城濮子玉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

後喜可知也喜見嬖色曰莫余毒也已為莒臣實為令尹

奉已而已不在民矣楚共王時申公巫臣奔晉而因

郤至郤至克族子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邢晉邑楚子

及請以重幣錮之禁錮勿令仕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

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

益覆也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言不許若無

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為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

齊潛王欲為從長楚惡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

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

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為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救韓魏燕趙與為從而尊周室以安兵息民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疆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挫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熟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

群臣群臣或言和秦或言聽齊昭雖曰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雪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雪恥於諸侯王如不深善之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齊韓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為塞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為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為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疾疾得

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
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
齊以善韓

謀畧

班固有言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
故春秋之世疆霸之君兼弱攻昧行是道也乃有割
天性之親以結其私愛乘事機之變以致其震恐或
陽善而弛其備或求成而紆其難片言激怒三軍爲
之鼓行單介致命千乘爲之罷舉故能敵大以小圖
安於危是皆變詐出乎其心幾微究乎其表乃至自

爲之使以入疆國親改其服以從異俗孟子所謂五
霸之罪人也其信然乎

鄭武公欲伐胡廼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
兵誰可伐者闞其思曰胡可伐廼戮闞其思曰胡兄
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已親而
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

晉文公初奔狄惠公畏文公乃使官者履鞮與壯士
欲殺重耳文公名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

非以爲可用欲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久矣故願徙之
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

隱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行後反國伐

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曹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於城上晉侯患

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輿衆也舍墓為將發冢師遷焉曹

人兇懼遷至曹人墓兇懼恐懼聲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

也而攻之遂入曹

楚文公欲取息與蔡息蔡二國名乃先詐善蔡侯而與之

謀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蔡侯昭侯也妻之姊為姨

吾請為饗俱入息因以甲徂遂取息旋會于

蔡又取蔡不勞師徒得之曰取言易也

莊王九年令尹子越椒以若敖氏處丞野將攻王王

與若敖氏戰于鼻潯楚地名伯楚射王汰輶及鼓跗著

於丁寧伯楚越淑也輶車輶汰逆也箭過車輶上丁寧鈕也又射汰輶以貫笠

輶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輶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輶言箭及王之蓋師懼退王

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矣焉伯楚竊其二

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吳闔閭六年桐叛楚桐小國盧江舒縣西南有桐鄉吳子使舒鳩氏

誘楚人舒鳩楚屬國曰以師臨我赦舒鳩誘楚使以師臨吳我伐桐為

之使之無忌吳伐桐也偽若畏楚師之臨已而為伐其叛國以取媚者也欲使楚不忌吳所

謂多方以誤之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從舒鳩言吳人見周於

豫章偽將為楚伐桐而潛師于巢實欲以擊楚冬十月吳軍楚師

戰于豫章敗之楚不忌故遂圍巢克之獲公子繁繁守巢大夫

越王句踐元年吳伐越楚五年越入吳越子句踐禦之陳于

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

輒為吳所禽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以劍而注頸而

辭曰二君有治治軍旅臣奸旗鼓犯軍令不敏於君之前

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刎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

之大敗之射傷吳王闔閭闔且死告其子夫差曰

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興師伐吳吳王聞之悉發精兵

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以餘兵五千棲於會稽之上使

大夫種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下臣種

不敢徹聲聞於大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

足以辱君矣愿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

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

從寡君師越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有帶

甲五千人將以致之死罪唯不可救也將楚宗廟係

妻孥沉金玉于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

偶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

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也夫差將欲

聽與之行成子胥諫不聽遂許之後越伐吳吳子禦

於笠澤夾水而陣越為左右勾卒勾卒五相著別為左右屯也使

夜或左或右鼓噪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以二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大亂遂敗之

左右勾卒為聲勢以分吳而三

軍精兵并立擊其中軍故得勝

趙武靈王十九年正月大朝信武公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畧中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朝之邊而無疆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

胡服樓緩曰善群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王之烈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寵有孝弟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計襄王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為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驚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

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
 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
 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
 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
 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緹告公子成曰
 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
 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
 義也兄弟一作元夷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
 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
 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

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
 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
 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
 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使緹謁之叔請
 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
 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
 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狗智之所居也五帝本紀云幼
而狗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
 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
 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

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悖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啣之也使者以報王曰臣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謂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宐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剪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以葛染齒角白作黑雕文謂刻其肌以却冠株紉戰國策作株縫紉亦縫之別名也株者棊鍼也古字假借教作株縫耳此蓋言其女功絨縷之麗拙也又一本作縫冠黎縷也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

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况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愚智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暴異於已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繇之水安平經縣西有流水津名薄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甯山以至代上黨一云自甯山以下代上黨以東東有燕東湖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遠今馬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繇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

王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
齊之疆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鄣微社稷之
神靈則鄣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
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
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
忘鄙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
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罪也今王
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
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

文趙造周昭

戰國策作
紹紹音紹

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

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
之循處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
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
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
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
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
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
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
之制者所以齊嘗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
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馬者不盡馬之情以

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其後武靈王傳國於子惠文王乃自號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恠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畧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伐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

在上郡

起靈壽

在堂山

地北

方從大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

任謀

詩曰周爰咨謀書曰謀及卿士自周之東遷諸侯力攻征伐自出權譎相傾疆凌弱大侵小以至於戰國謀臣辨士比比而有乃能詢求聽納用其所長規轉川流風行霆斷繇是克敵而益壤和戎以靖國持危以紓難治煩而解紛至於反間變詐陰詭奇巧以濟一時之務者有之矣蓋利之所在見幾而作夫豈暇顧道家之所忌哉

晉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

意何也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猶曰虞郭豈見

於君之心乎荀息素知指曰揖遂與

之入而謀曰吾欲攻虢則虞救之攻虞則虢救之如

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

取虢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

息曰請以屈產之乘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駟也與垂棘之白璧

垂棘出美玉之地往必可得也則實出之內府藏之

外府如虞可得猶外府藏也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

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

奇知則知矣君欲言其知實知也雖然虞公貪而好寶必不從

其言請必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

果諫云記曰唇亡則齒寒記史也虞虢之相救非宿為

賜賜猶慮也則晉今日取虢而明日虞從而亡耳君請勿

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虢明虢非虞不滅虞當坐滅

人還四年反取虞還復往故云反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

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

寶也則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以馬齒長戲之喻荀息之年老

道此者以終荀息宮之奇言且以為戒悼公五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

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

諸戎

欲戎與晉和
莊子魏絳

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

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

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

華必叛

諸華
中國

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

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

貨易土

薦聚也易
猶輕也

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

野穡人成功二也

聳懼狎
習也

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

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從不勤甲兵不頓四也

頓壞也

鑒於后羿而用德度

以后羿
為鑒戒

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

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傳言晉侯
能用善謀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

而歸齊王隘之曰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與

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追而問傳慎子曰獻之

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使

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

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

王告慎子曰齊使求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

群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

求反王莫之復群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

齊令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

身出玉聲許疆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嘗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嘗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嘗請守之昭嘗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王入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

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嘗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長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嘗為大司馬命往守東地遣昭嘗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嘗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

甯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尺三十餘萬弊甲銖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甯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是甯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甯未涉境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秦繆公時戎王使繇余於秦繇余其先晉人也云人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繇余觀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繇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甯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繇余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離上舍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

內史周官也

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

也今繇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
 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奪一作徇
 為繇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
 必疑繇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
 政繆公曰善因繇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
 與其兵勢盡答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人遺戎王
 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繇余繇余數
 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繇余繇余遂去降秦繆
 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於是益國十二開地千
 里遂霸西戎

張儀既相秦苴蜀相攻擊

苴讀為也苴之也音與巴相近以為今之巴郡各來

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
 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
 先伐蜀恐韓襲秦之弊猶豫未決司馬錯與張儀爭
 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
 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
 一一作尋城皇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伐
 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
 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
 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

僻之國而戎狄之倫也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疆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寶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

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先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旣屬秦秦以益疆富厚輕諸侯齊桓公十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子曰不若勿救段干

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之魏國取桑丘

威王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與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

宣王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趙不利戰於南陽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伐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忌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必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

嬰一孫子為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
作勝龐涓虜魏太子申

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
行坐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軍分之衣無可以分
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
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左右顧無人聲不有貫珠者
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
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
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
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
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
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
至朝日宐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
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
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差乃王之教也

政令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列國君部
壬崇

卷之二百三十六

世宗本紀 卷之二十四

世宗本紀

與諸曰田單之愛人甚於王之愛也
披之繪寒者效婦之凡與人離於閭里閭丈夫之
至博日空百田單而執之於口幾之凡亦令末百
善凡觀單半而嘉其行於幾日貫於其數良王曰王
意單亦長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列國君部

政令

任賢

有禮

政令

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則千乘之君五等之制忠
為令德而夾輔王室道在濟時而寬明政理至於興
利除害務財訓農救災患而振滯淹薄賦斂而省徭

冊府元龜

列國君部

卷之二十四

役懲惡以勸善繼好以息民作周乎先為諸侯率不亦美哉

周初封康叔于衛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酗於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亦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

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

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乃歸之徐廣曰一本云政不簡不行不樂不樂則不平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又一本云夫民不簡不易有簡近乎易民必歸之衛武公即位脩康叔之政百姓和集

齊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俟脩齊國政連五家之兵國語曰管仲制國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以為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民者若

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不治一
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焉
好學聰明賢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
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
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
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
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不孝於父
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
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
乎五屬大夫退而脩屬屬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鄉鄉

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
而可舉有不善而可誅政成國安以守則疆封內治
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王矣可立一霸桓公曰
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
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
吾欲輕重罪而移之于甲兵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
曰制重罪入以甲兵遲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韜革二
戟蘭卽所謂蘭箭兵架也韜革重革當心著之所以禦矢也小罪入以金鈞三斤曰鈞
鈞分宥謂從坐者分其首犯而寬宥之無坐抑而
訟獄若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

無所坐而被抑屈為獄訟者正當禁之之二日得其不直者則令入束矢也 美金以鑄戈劍

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居擣試諸木土

夷鉏類也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

乎管仲對曰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為外者未備也故

使鮑叔牙為大諫所以諫王子城父為將弦子旗為

理理獄甯戚為田教以農事自此已隰朋為行行謂

也使以通曹宿孫處楚商客處宋秀勞處魯徐開封

處衛區尚處燕審支處晉令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

又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

之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

好使出周游於四方嚮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

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以政公曰外內定矣可乎

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奈何管子

對曰審吾疆場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

美為皮幣以極聘覲覲于諸侯以安鄰國則鄰國親

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謂以何國

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嘗潛嘗潛使海于

有弊或遇水交教令世渠彌于有渚復教之穿渠繼

山于有牢教之立國城必依山桓公曰吾欲西伐何

主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柒里皆地使

海于有弊渠彌于有渚繼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
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吹狗亦地

名使海于有弊渠彌于有渚繼山于有牢四鄰大親

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南至于岱陰謂岱山北西至于濟

北至于海東至於紀隨紀隨地名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

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

諸侯多沉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

吳半分吳地之半有魯茶陵茶陵地名割越地南據宋鄭既割越地

又據宋鄭之國以為親援征伐楚濟汝水代楚時濟汝水踰方地謂方城之地

望文山楚地使貢絲于周室使楚貢絲即所謂藥絲者也堪為琴瑟絃城用

反胙于隆岳荆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公禽狄王
敗胡貉破屠何屠何東胡之先也而騎寇始服北地以騎為寇北伐

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

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於西河謂龍門之西河方用投拊

乘桴濟河至于石沉石沉地名縣車東馬踰太行與卑耳

之貉拘秦夏與卑耳之貉共拘秦夏之不服者西服流沙西虞西虞國名

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自救徐州已下有十二故

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國諸侯莫不賓服與諸侯節

牲為載書書謂要盟之辭載之於册以誓要于上下薦神謂以上下之神

祇為盟誓又以其牲薦之於神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于陽

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正天下

甲不解壘兵不解翳翳所以蔽兵謂脅盾之屬不解甲於壘不解兵於翳言不用也

設無弓服無矢設弓衣也無弓無矢亦言不用寢武事行文道以朝

天子又云桓公憂天下諸侯魯自夫人慶父之亂二君弒死國絕無後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其執玉以見請為闕內之諸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桓公城楚無封之其畜以散

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天下諸侯稱仁焉于是

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諸侯以罷馬犬羊

為幣齊以良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齊

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

國諸侯既服桓公莫敢之以信而歸之喜其愛而信其

信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與已也于

又大施惠焉可為之憂者為之憂可為謀者為之謀可為動者為之動伐譚來而不有也諸侯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東萊使闕市譏而不征塵而不稅以為諸侯之利諸侯稱寬焉

衛文公公子頑之子也魯閔公二年秋攻衛懿公滅

衛立文公齊桓公封於楚丘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

冠大布氈布大帛厚繒務材訓農通商惠工加惠於百姓賞

其利敬教勸學授方任能方百事之宜也元年革車三十乘

季年乃三百乘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勞苦以救衛民文公能

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不齒者不相與長

秦穆公十六年為河東置官司

齊頃公施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

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

晉文公自始入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

義未安其居無義則苟生於是乎出定襄王十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

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

宣其用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伐原在二十五年

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不許以求多明徵其辭重言信公曰

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

示之禮蒐順少長明賁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王爵秩之官民聽

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一戰

而霸文之教也

楚共王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弼傳曰寡人生十年而喪先君共王即

位至是三年蓋年十三矣群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詩大雅言文王以寧士安夫文王猶用衆况吾

儕乎儕衆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

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閔民戶戶已責棄責逮鰥施及救

乏赦罪悉師卒盡行

晉景公作六軍為六軍備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韓厥趙括鞏朔韓

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鞏之功也韓厥為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為新

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為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為六軍

悼公元年二月乙酉朔即位于朝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子絕故悼

公不以嗣 始為 始命百官 施恩惠舍勞 逮

子居喪 微 振廢滯 起舊德 康乏困救災患 康亦救也 禁淫慝

薄賦歛宥罪戾 宥寬也 節器用 省節 時用民 使民以時 欲無犯

時 不縱私欲 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 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穎子

武趙朔子此四人其父祖皆有勞於晉國 荀會樂厲韓無忌為公族大夫

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 韓厥子 使士渥濁為太傅使

脩范武子之法 渥濁士身子武子為景公太傅 石行辛為司空使脩

士為之法 辛將石行因以為氏士為獻公司空也 弁糾御戎較正屬焉

較正王馬官 戎事尚節義 使訓諸御知義 荀賓為右司士

屬焉 司士車右之官 使訓勇力之士時使 勇力皆車右士勇力多不順命訓之

共時 省卿戎御令軍 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 尉攝御而已 祁奚

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 魏擊子也 張老為侯

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 籍偃談父為上軍司馬 使

訓卒乘親以聽命 相親以聽上命 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

使訓群駟知禮 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駟六閑之駟周禮諸侯有六閑馬

乘車尚禮容故 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大國三卿晉

訓群駟使知禮 軍師故總舉六官則知群臣無非其人 舉不失職官不易方 官守其業無相踰易

爵不踰德 量德授爵 師不陵正旅不偏師 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

之師也旅五百人之旅也 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此

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偏 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卽位之年

必皆在卽位之年

八年春魯襄公來朝且聽朝聘之數

晉悼復修霸業故朝而稟其多

少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

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

晉難重順諸侯故使大夫聽命

又蒐于綿上以治兵使趙武將上軍

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偃

韓起佐之

位如故

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

黶亦如故絳曰新軍佐超一等代上魴

新軍無帥

將佐皆遷

晉侯難其人使

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

得慎舉又

悼公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

之軍

成國大國

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

朔生盈而死

朔知瑩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

盈生六年而武子

卒彘喪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喪士魴子也十

三年荀瑩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為卿故新軍無帥遂舍之

初悼公既立悼公曰

大父父皆不得立而避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疎

遠母幾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

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

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脩舊功施德惠收

文公入時功臣後既立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

良興舊族出滯賞畢故刑赦故囚宥問罪薦德積逮

鰥寡振廢滯養老幼恤孤疾年過七十公親見之稱

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

稱曰王父尊而稱之所以盡其心故王父不敢不承命也

丹府元朝政令

平公即位 平公悼 公子彪 羊舌肸為傅 肸叔向也 代士渥濁 張君臣為

中軍司馬 張老子 代其父 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

祁奚去中軍尉為公族大夫 去劇職就閒官韓襄無忌子 虞丘書為乘馬御 代程

改服修官烝於曲沃 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曲沃 晉祖廟烝冬祭也諸侯五月而

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於廟今晉踰月葬 作主而烝嘗祭傳言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 警守

而下會于溴梁 順河東行 故曰下 命歸侵田 諸侯相侵 取之田

楚成王憚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

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

國於是楚地千里平王即位封陳蔡復遷邑 復九年 所遷邑

致耕路 始舉事時 所貨賂 施舍寬民宥罪舉職 舉職脩 廢官 初平

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

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卹

國中脩政教平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

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

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言平 王所

以能 有國 二年平王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

民 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 流故謂之上國宗丘楚地 分貧振窮 分與也 振救也 長

孤幼養老疾收介特 介特單身民也 收聚不使流散 救災患宥孤寡

寬其 賦稅 赦罪戾詰姦慝 詰責 問也 舉淹滯 有才德而未 敘者曰淹滯 禮新

敘舊 新 旅也 祿勲合親 勲功也 親九族 任良物官 物事 使屈罷

冊府元龜 列國君部 卷之三百三十九 十

簡東國之兵於召陵兵在國都之東亦如之如然丹好於邊疆結好四隣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宋元公時華氏之亂諸侯之成謀請出華氏宋人從之宋公使公孫忌為司馬代華費遂邊印為大司徒印平公魯

孫代華定樂祁為司城祁子罕孫樂祁黎仲幾為佐師仲幾江孫代向寧

樂大心為右師代華亥樂軌為大司寇軌子罕孫以靖國人

楚昭王時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栢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能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重壇平地作室不起壇也器不雕鏤雕篆也鏤刻也室不

觀觀臺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敢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

國天有菑厲厲疾疫也親巡孤寡而供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偏也其所嘗者卒乘

與焉所嘗甘珍非嘗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曠棄吾先大夫子嘗易之所以敗我也

越王勾踐與吳戰敗吳赦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仰飲膽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

賓客振貧吊死徐廣曰吊或作葬與百姓同其勞

秦簡公六年初令吏帶劍

獻公元年止從死

齊威王初卽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竝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卽墨太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人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甚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竝烹之遂起

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

秦孝公元年

唐申也

河山以東疆國六與齊威楚宣魏

惠燕悼韓哀趙成侯竝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維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

之開脩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
 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
 者厲蹀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
 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
 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脩穆
 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嘗痛於心賓客群臣
 有能出奇計疆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
 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獯王

地理志天水有獯道縣
 應邵曰獯戎邑音桓

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
 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脩刑內務耕稼外勸戰

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佛然相與之爭卒
 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乃拜鞅為左庶長
 二年天子致胙十二年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
 令

漢書百官表曰縣令長皆秦官萬戶以上為令秩
 千石至六百城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

有丞尉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東地渡雒十三年初為

有秩史十九年天子致文武胙二十年諸侯畢賀初
 孝公令商鞅為法於秦戰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為官
 者五千石其爵各一為公士二上造三簪裹四不更
 五大夫六公大夫七官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
 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

五少上造十六太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
十九闕內侯二十徹侯孝公既任商鞅乃令民父子
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
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斗桶今之斛也
權衡丈尺

惠王十二年初臘

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
韓昭侯時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
怨色昭侯曰所謂學於子者也聽之子之謁而廢子
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所術而廢子之謂乎子嘗教

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
乃辭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燕昭王立吊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
殷富士卒樂執輕戰

趙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
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微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
月致其禮二十五年使周祢胡服傳王子何
秦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脩先王功臣施德厚親骨
肉而布惠於民

任賢

東周之後諸侯力政大以曷霸業小以保封畧禮樂
 征伐既繇已而出佐佐輔弼必得士而疆乃能咨求
 髦俊申之委任極尊禮之數推倚屬之重授之以政
 而一二必循其謀待之以誠而疏戚莫間其寵繇是
 淪感於骨髓竭智於精明磨勵以須彌縫其闕用能
 康事典而經邦政輯武經而暢戎畧庇民以成化闢
 國而矢謀集臣伐以奮庸垂令聞而長世任能之效
 不其偉歟

魯閔公卽位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

閔公初立國家

多以季友忠賢故請霸王而復之

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於郎以

待之春秋書曰季子來歸嘉之也

齊桓公歸國管子束縛在魯鮑叔曰君若欲霸王則

臣不若管夷吾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

不可鮑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君若得之則彼亦將

為君射人公不聽鮑叔固讓果聽之於是使人告魯

曰管仲寡人讐也願得之親加手焉魯許諾乃使吏

韓其奉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甲中至齊境桓公

使人以朝車迎之被以燿火釁以犧豭謂之仲父使

與鮑叔隰朋高傒脩齊國政連五家之兵

管子制國五家為軌

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以為軍令

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

賢能齊人皆說有司請事於齊桓公公曰以告仲父
 有司又請桓公公又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其近習
 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
 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何為而不易也又甯戚見
 桓公說以合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桓公
 大悅將任之群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遠
 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
 然問之恐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
 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
 大用之而授之以為卿桓公定三革隱五刃

定奠隱藏也三

華甲冑盾五刃

朝服以濟河而無林陽焉

西行渡河以平晉

是故大國慙媿小國附協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

賓胥無鮑叔之屬而伯功立

五子皆齊卿大夫一云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

而而立桓公曰吾得三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
 敢獨擅進之先祖此祖比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
 又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正
 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
 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
 以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
 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濟和之羹已熟矣
 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又管仲
 言於桓公曰夫墾田弗已闢土殖穀盡地之利則臣
 不若甯戚請置以為田官登降揖讓進退閉習則臣
 不若隰朋請置以為大行早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
 必忠不重富貴不避死亡則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
 為諫臣決獄折中不誣無罪不殺無辜則臣不若弦
 寧請置以為大理平原廣園車不結軌事不旋踵鼓

之而三軍之士視死若歸則臣不若王子成甫請置以爲大司馬如欲治國強兵則此五子者足矣如欲

霸王則夷吾氏 威王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

曰無有梁惠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炤

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

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

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

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

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

門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 徙而從者七千餘家

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炤千乘

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慚不懌而去

宣王爲太子威王令成侯鄒忌及田忌將以救韓伐

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責田忌田忌懼讓齊之邊

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責田忌乃復

召田忌以爲將

晉文公蒐于被廬晉嘗以春蒐禮政令敘其始也被廬晉地 作三軍晉獻公作

三軍令復大國之禮 謀元帥中軍 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

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

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

庸 尚書虞夏書也敷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試猶效也庸功也

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

軍讓於狐毛而佐之 狐毛偃之兄 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

先軫 欒枝子貞也欒賓之孫 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

御戎魏犇為右明年卻縠卒又以原軫將中軍胥臣

佐下軍上德也 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日上德胥臣司空季子

襄公蒐于夷舍二軍 魯僖公三十年晉蒐濟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夷

也前年四卿卒故蒐以謀軍帥 使狐射姑將中軍 代先且居 趙盾佐之 代趙

衰也盾 陽處父至自温 往年聘衡過温今始至 改蒐于董易中

軍 易以趙盾為神射姑佑之河東汾陰縣有董亭 陽子成季之屬也 處父嘗為趙衰

屬大 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

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 宣趙制事典也 正

法罪 輕重當 辟獄形 辟猶理也 董逋逃 董督也 繇質要 繇用也質要券

也 治舊沔 治理本秩禮失其本 續掌職 脩廢官 出滯淹

能也 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

以為嘗法 中軍

悼公即位於朝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 魏相鎮子魴士

會子頡魏顆子武趙朔子此 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

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 無忌韓厥子 使士

涯濁為太傅使脩范武子之法 涯濁士貞子武子為景公太傅 石行

辛為司空使脩士為之法

辛將石行因以為氏士為獻公司空也

弁糾

御戎較正屬焉

弁糾樂糾也較正主馬官

使訓諸御知義

戎事尚義荀

賓為右司士屬焉

司士車右之官

使訓勇力之士時使

勇力皆車右士

勇力多不順命

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

省卿戎御令軍尉攝

御而

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

魏犢子也

張老為侯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

籍偃談父

為上軍司馬

使訓卒乘親以聽命

相親以聽上命

程鄭為乘馬御

六驥屬焉使訓群騶知禮

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閑之騶周禮

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群騶使知禮

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大國三卿

晉時置六卿為軍帥故總舉六官則知群官無非其人

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守官

其業無

爵不踰德

量德授爵

師不陵正旅不偪師

正軍將命卿也

師二千五百人之師也旅五百人之旅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偪

民無謗言所以霸

也國語載悼公即位使呂宣子佐下軍日邲之役呂錡佐智莊子於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

以免于羽鄢之殺親射楚王而敗楚師定晉國而無後子亦不可不崇使彘恭子將所軍曰武子之季文子

之母弟也武子宣武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三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

昆季并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勳

銘于景鍾至於子今不育遂也其子不可不興也藥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苟家悖惠荀檜文敏厲也果敢

無忘鎮靜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梁之難正也故使悖惠者教之則偏而不倦使文敏者道之則婉而赴

又使果敢者論之則過急使鎮靜者修之則一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

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為佐士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知張老之智而不詐也使

為元侯知鐸過寇之恭敬而信疆也使為興尉知籍
偃之悼師舊職而共給使為興司馬以程鄭為端而
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使為贊僕始合諸侯於虛木以
救宋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公以趙文
子為文而能大事使佐新軍宣子呂錡之

諸侯悼公弟陽于亂行

行陳也

魏絳為司馬戮其僕

也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

附

秦繆公既得百里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
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故問語三
日繆公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
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

食餽人

餽一作至

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

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

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謀事虞君蹇

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

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公難足以知其賢於是繆公

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繆公使孟明襲鄭師

敗于殺晉人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曰是敗也孟

明之罪也必殺之繆公曰是孤之罪也周蒯良夫之

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詩大雅隧蹊徑也周大夫蒯良刺厲王曰貪人之敗

善類若火用之行毀

壞眾物所在成蹊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言昏亂之君不好與

誦正言聞之若醉得道聽匪用其良覆俾我悖也覆反

塗說之言則喜而答對使也不用良臣之言反使我為悖亂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

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又使帥師伐晉敗於彭衙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又伐晉濟

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

津濟封穀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埋藏之遂霸西戎用孟

明也

楚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戈射觀樂無遺遺廢也盡付

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孫叔敖事功日勞盡付孫叔敖使憂之

孫叔敖日夜不休不得以便主為故休息也不以欲得便利為主故

日夜不休故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莊王之靈功傳聞於

後世乃孫叔敖日夜不休以廣其君德之所成也

康王時公子午為令尹代子襄公子罷戎為右尹蔣子

馮為大司馬子馮叔敖從子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

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屈到屈蕩子公子追舒為箴尹追舒莊子

南屈蕩為連尹養繇基為廐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

於是乎能官人是時齊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

於野以喪莊公為齊莊公服喪康王又召之為右尹傳言楚能用賢

昭公聞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王召令尹

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隋侯

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二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大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瑤璧使諸侯解忿消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

憂大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隣國隣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疆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酌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遂不伐楚

惠王初卜右司馬子國觀瞻曰如志

子國未為令尹時卜為右司馬

得吉兆如其志觀瞻楚國卜大夫

故命之

命以為右司馬

及巴師伐楚圍鄆

邑鄭楚將卜師王曰寧如志何卜焉

寧子國也使帥師而行

請丞丞佐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伯舉之後寢尹吳申子以皆受

尹工尹因執燧象奔吳皆為先君勤勞敗巴師于鄆故封子國于析尹

子曰惠王知志知用其志夏書曰官占唯先蔽於志昆命

於元龜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其是之謂乎志

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用焉不疑故又白公之亂

陳人恃其衆而侵楚衆多也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

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

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卜西

子期伐陳今復可使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可命焉右領左史皆楚

賤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帥楚武王是以

克州蓼服隋唐大啓群蠻彭仲奕申俘也文王以為

令尹實縣申息楚文王滅申息以為縣朝陳蔡封畛於汝封畛北至

汝水惟其仕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誦誦疑也令尹

有憾於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身子弟吳以此為恨天若亡之其必令

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舍在右領與左史臣懼右領與左史

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成尹吉武城尹子

西子公孫朝使帥師取陳麥陳人禦之敗遂圍陳滅之

悼王素聞吳起賢及起為魏西河守武侯疑之吳起

懼非遂去即之楚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

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

之言縱橫者於是南平有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位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衛懿公與狄戰公與石祁子决與齊莊子矢使守

審速也决玉决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贊助也决示以當决斷矢示以禦難

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

靈公無道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

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

如是奚其喪

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為喪亡

鄭簡公為命禪謀草創之

禪謀鄭大夫名氏也謀於野則獲於國則否鄭國將

有諸存之事使乘車以通野而謀作盟會之辭

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

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禪謀既造謀世叔復因而論之詳

而審之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郡因以為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

吳王闔廬時孫武以兵法見吳王吳人出宮中美人

令武試之武斬其二寵姬吳王不說武曰王徒好其

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武能用兵法卒以為將

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有力焉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三軍曰凡我父兄

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

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雖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之也譬如策笠時雨至必求之今者君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勾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勾踐自會稽歸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拓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

趙烈侯籍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捨石二人吾賜之田八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徐廣曰番音盤當山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知好善而未知所持今有番吾縣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適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

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苟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賜相國衣

二襲

單復具為一襲

孝成王時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

魏文侯聞吳起賢而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以為將文侯又使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又使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

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

功也主君之力也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常教寡人曰

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臣今所置非成則璜

文侯

弟名

成 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

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

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

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

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

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

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翟璜忿然作色

日以耳目之所觀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也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

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

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

又云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

而未能決問李克李克對曰君欲卜相則問樂商與王孫圍荀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圍荀端為賢翟璜進之以樂商為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故知人則拆進賢受上賞季成以為知賢故文侯以為相季成翟璜皆近臣親屬也以所進者賢別之故李克之言是也

安釐王見公子無忌自趙而歸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公子使使通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擲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

有禮

夫禮者國之經也故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若乃受裂地之封膺析珪之位有人民焉有社稷焉所以班朝治軍講信脩睦和邦國統百官莫大於禮者也至於重王者之命恤鄰國之災唁其奔亡安其降附雖軍旅之際郊野之間造次不違進退有度使其隄防不失手足有措勤於斯者皆幾於霸焉

魯隱公六年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齊

鄭禮也

告饑不以王命故言京師公以已國不足旁請鄰國故曰禮也傳見隱公之賢

八年齊人平宋衛於鄭會盟於瓦屋使來告成三國

齊侯來告

魯隱公使眾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圍以鳩

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鄭莊公與魯隱公會齊侯伐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

許讓魯魯弗敢乃與鄭鄭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

居許東偏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

宋閔公九年大水魯莊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

粢盛若之何不弔

不為天所愍弔

對曰孤實不恭天降之災

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

謝辱厚命

臧文仲曰宋其興乎

仲魯大夫

禹湯罪已其興也淳焉

淳盛貌

桀紂罪人其亡也

忽焉

忽速貌

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

乎既而聞之公子御說之辭也

宋莊公子

楚成王十八年秋圍許以救鄭

魯僖公六年

諸侯救許乃

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

楚子退舍武城猶有

忿志而諸侯各罷故蔡許二君歸楚武城也在南陽宛縣北

許男面縛銜璧大夫

衰經士輿櫬

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以璧為贄手縛故銜之櫬棺也受死故衰經

楚子

問諸逢伯

逢伯楚大夫

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

微子

啓封宋紂之庶兄也

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

祓除凶之禮

其櫬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齊桓公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桓公救燕

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

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

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

貢於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

三十五年桓公會諸侯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曰天子有事於文武

有祭事也

使孔賜伯舅胙

天子謂異姓諸侯曰

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

盞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七十曰盞級等也

對曰天威不遠

顏咫尺

言天監察不遠威嚴聲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尺

小白余敢貪天子之

命無下拜

小白齊侯名余身也

恐殞越于下

殞越顛墜也天王居上故言恐顛墜

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拜堂下受胙於堂上

晉文公重耳獻公子也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吊公

子重耳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且曰寡人聞之

亡國嘗於斯得國嘗於斯言在喪代之際雖吾子儼然在憂

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

勸其友國意欲納之喪謂亡失位孺稚也以告舅犯舅犯

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寶謂善道可守者仁親親

行仁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欲及國求為後是利父死而天下

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說猶公子重耳對客曰君

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亡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謝之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

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他志謂私心子顯以致命於穆公

使者文子繫也盧氏云古者相犯顯當作韞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

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

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魯僖公二十七年齊孝公卒魯有齊怨前年齊伐魯也不廢

喪紀禮也

秦穆公三十七年楚人滅江魯文公四年秦伯為之降服

出次不舉過數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不舉去大成饌鄰國之禮有數今秦伯過之大

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殄乎吾自懼也

楚莊王伐鄭克之魯宣公十二年鄭伯肉袒左執旄旌右執

鸞乃以迎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郵之臣以干天福是
 以使君王昧焉辱到敝邑君如憐此喪人錫之不毛
 之地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
 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
 手旌左右麾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
 之與鄭伯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後死者
 數百人今尅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莊王曰吾聞古
 者孟不穿皮不蠹不出四方以是見君子之重禮而
 賤利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不救不祥也吾
 以不祥立乎天下蓄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晉

之救鄭者至日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
 疆國也道近力新楚師勞罷君請勿許莊王曰不可
 疆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
 遂還師以迎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
 來渡河而南及敗奔走欲渡而北卒爭舟舟重以刃
 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
 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寇
 晉悼公即位魯成公朝晉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
 且拜朝也拜謝公朝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有卑讓之禮
 楚共王二十二年陳成公卒晉襄四年楚人將伐陳聞喪

乃止軍禮不伐喪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

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乎

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公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

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王其廟吳始通故曰廟

衛獻公出奔齊魯襄公使厚成叔弔於衛曰寡君使

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境越遠也瘠厚成叔名若之何不

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執事謂諸大夫曰有君不

弔弔恤也有臣不敏敏達也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

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大叔儀衛大夫群臣不

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掉棄之以為君憂

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群臣又重恤之重恤謂憇其不達也敢

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謝重恤之賜厚孫歸復命語臧武

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守於國有母弟鱗

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

魯昭公六年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魯怨杞因晉取其田而今

不廢喪紀故禮之十五年正月有事于武宮叔弓蒞事籥入

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大臣卒故為之去樂穀梁云有事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事則去樂卒事禮也

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於陽州齊侯唁公於野井曰

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自謂不佞善不失

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謙自此齊不執事言以羞及君再拜顙顙猶

人之頭矣謝見信也慶子家駒慶賀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

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鐵鑽賜之

以死鐵鑽腰斬之罪即所賜之以死再拜顙謝為齊侯所慶高子執簞食簞

器圓曰簞方曰筥與四脰脯屈曰脯申曰脰國子執壺漿壺禮

器腹方口圓曰壺反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饔未就

餒饔熟食未就未成敢致糗于從者糗糧也謙不敢

者解所以致糗意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

拜稽首以祗受祗衣下裳當前者乏器謙不敢求索也高子曰有夫不

祥猶云人皆有夫不善者君無所辱大禮禮臣受君賜答拜之拜命之辱高子

昭公拜辱太卑故曰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食必祭者謙不

先不嘗者待禮讓也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

腆厚也服謂齊侯所著衣服也言未敢服者見魯侯

乃敢服之謙辭也禮天子朝皮弁夕玄端朝服以聽

朝玄端以燕皮弁以征不義取禽獸行射諸侯朝朝

服夕深衣玄端以燕皮弁冕以朝天子以祭其祖禩

卿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祭其祖禩士有不腆先

君之器器謂上所執簞壺未之敢用敢以請請行禮昭公曰喪

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

不敢當大禮故敢辭景公曰寡人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

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

之在魯也

以守我宗廟在魯時

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

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

已有時未能以事人今已無時義不可以受人

禮之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

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響于從者

欲令受之故昭益謙言從者

公曰喪人其何稱

行禮賓主當各有所稱時齊侯以諸侯遇禮接昭公昭公自嫌失國

不敢以故稱自稱故執謙問之公於是乎噉然而哭

噉然哭聲貌感景公言而自傷

諸大夫皆哭

魯諸大夫從昭公者

既哭以人為菑

菑周平坦也所以分別內

外衛威儀今太學辟雍作則字

以幣為席

幣車覆筴

以窶為几以遇禮相

見

以諸侯出相遇之禮相見

孔子曰禮與其辭足觀矣

言昭公素能若此禍

不至是主書者喜

為大國所唁也

吳王夫差伐齊南鄙師于鄆

鄆齊地邾邾不書兵弁蜀吳不列於諸侯

人殺悼公赴于師

以說

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

